

史228.2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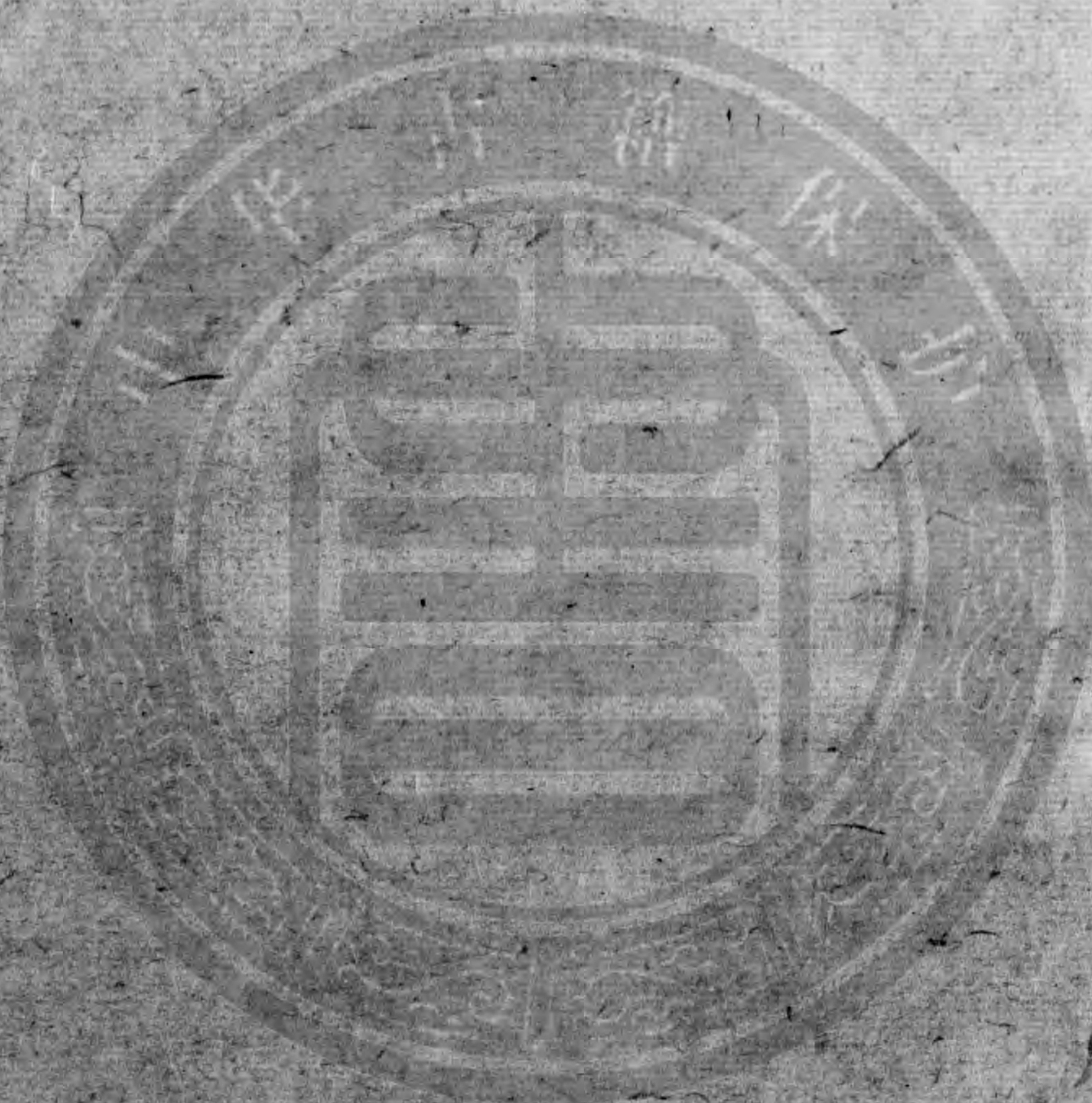
574.2

部 =

4379

=8

~~史222
574
部二~~



辰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

宋 李燾撰



太宗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於東京

城繫囚改元



己卯改乾明節為壽甯節

丁亥建虔州大庾縣為南安

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

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

省間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

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庚寅令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

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王治及黎桓也高麗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治必擇良月吉日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逾月乃貽治書責其牽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巫祝之能曉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燦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治覽書慙懼會霖雨不止乃請俟晴霽成務復貽書開諭治卽出拜命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涇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尙新因爲館驛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爲誇詫盡出舟師戰權謂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千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襍色之衣乘舡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旂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日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得一魚左右皆叫噪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

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眞珠爲飾或自歌以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舂爲食其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闖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卽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門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桓事迹鎬

等自敘云爾

初殿中丞清豐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贊善大夫并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官不得以勳散試官之類舊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以來初敘勳卽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階而升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二月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

辛酉詔自今遊宴宣召館職其集賢祕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故有是詔

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
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
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閣門拒校理不得預宴蓋吏失之也

夏四月上以寺監副貳品秩素高舊制自郎吏遷授頗
聞縉紳之流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欲振起之乙未以
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寺少卿魏羽爲祕書少監戶
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
太常少卿呂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
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屯田郎中雷有
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有終德驥
子也

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兢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
餘口常苦食不足令歲貸官米二千石

甲寅詔尙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每二人共舉常參
官一人充轉運使員外郎以上二人於京朝官內舉一
人充知州通判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
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辯善數奏
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甘
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乙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
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辨上
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爲樓煩令
卽召見擢太子中允於是父子又同日而賜章服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
勿復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
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
滋蔓無畱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
為彝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俸以他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乙未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
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
寶爲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僕少卿張洎上疏言
邊防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繕
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
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
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鋌而肆戰決勝負於一
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屬
載於茲邯鄲致蹂踐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
千里而遙丁壯斃於轉輸膏血塗於原野尙賴聖君宵
旰廣運神謀自今夏以來方隅稍定餼糧以濟城邑粗
安然而敵人之情變詐難測或慮朔風漸勁塞草具腓
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族類南下燕趙復恣憑陵則
善敗之機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杼柚其空邑里邱墟
黎元蕩析倘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
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之

險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舉也屯兵平原與匈奴轉戰
勞弊已甚勝負未定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觀天下之形
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
交戰訪聞匈奴已還其庭宜因此舉通和之策夫屈伸
變化與道污隆轉危就安聖人之務也昔高祖奮布衣
起豐沛誅暴秦滅強楚不五七年平定天下出師朔野
困於白登爰從說士之辭遂舉和親之策迨至文景乘
先代之業開太平之甚至道興行兆民胥悅海內田賦
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
而不可校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火照甘泉軍屯
細柳則飾宗室之女出嫁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材文景
之淳化豈力不足而德不至耶而與之通者蓋視彼爲

不足較耳安肯耗竭中國爲無用之舉傷害仁義致彼
此爭鋒乎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之
結好息民正在今日倘或上天悔禍異俗懷仁奉大國
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有
數存焉聖人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板蕩唐室勃興
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爲佐命之雄頡利可汗
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敦其夙好廣輸財貨以厭
其貪心歲月若更戎人寢弱李靖數萬之眾擒而滅之
此王者蒙垢候時殲強敵之明效也今契丹嬖臣擅軸
牝鷄司晨單于幽閉權歸母后裕悅強大處於嫌疑部
族之眾雖繁攻奪之形已兆滔天滑夏極惡窮凶以人
事言之則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於敵帳矣國家暫

時降屈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憑恃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於聖人屈已濟物之誠已彰於天下矣

秋七月丁酉以御製詩文四十一卷藏於祕閣

八月癸卯朔祕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尙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祕閣觀書上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翌日甲辰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祕閣先是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跡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以官數歲之間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諸道購得者又數倍乃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跡

一百一十四軸悉令藏於祕閣圖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

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畱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爲貴我以儉爲寶令皆毀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大幸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袖條內服惟絕絹咸屢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晉宋以來皆有祕閣之號設於禁中唐室陵夷斯因流蕩陛下運獨見之明下維新之詔復建祕閣以藏奇書總羣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臣下之建議也況睿藻宸翰盈溢縑帙

其所崇重非復與羣司爲比然自創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敘其先後著爲永式其祕書省既無書籍元隸京百司請如舊制上可其奏列祕閣次於三館丁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呂祐之等分直昭文館太子中允和曠直集賢院先是但有直史館於是始備三館之職曠峴之弟也九月戊寅以鄉貢進士呂蒙叟爲郟城縣主簿蒙莊楚邱縣主簿蒙巽沈邱縣主簿皆宰相蒙正諸弟從其請而命之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亦誓志不嫁及蒙正始仕乃迎二親同居異室奉養並至云 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劔南見川峽富人多招贅壻與所生子齒富人死卽

分其財故貧人多捨親而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館若水文敏之子也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賠俸贖銅耳已而奏案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首謀或從而加害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拷掠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訴之曰

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畱熟觀其獄詞耶畱之且旬日知州屢促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畱其獄者密使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即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賜則某族滅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謝若水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求獄事正人不冤死其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失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上亦聞其名會樞密直學士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面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疋米五十石元振江東人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膳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於潭州盡畱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頗以簡易為政民甚便之秩滿遷轉運使乞畱凡七八年不得代采訪使言其狀上嘉歎久之故有是賜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三十疋粟二十石益恭臨濟人初為興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

千餘人遮道不得發至有涕泣者益棊逮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畱相率如浮屠宮飯僧以邀福願益棊來代采訪使言其狀故有是賜 初樞密副使張齊賢微時喪其父依河南府佐史張懷信乃克葬及貴常兄事之鄉里推其篤行趙普因是力薦之於是齊賢上言以懷信爲兄詔授鄭州司馬 上遣殿直張明至定州諭都部署李繼隆曰若敵復入寇朕當親討卿勿以爲慮繼隆上奏曰建侯行師乃國家之舊制臨陣忘死亦臣子之常規豈有身握重權坐食豐祿不念扞城而禦侮更煩清蹕以省方夙夜自思啟處無措伏自北戎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治兵乏謀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志

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日遠聆聖誨將決龍行長驅組練之師徐按和鑾之馭宣威朔野問罪穹廬且一人旣行百司景從千乘萬騎雷動風趨郡縣供饋以斯勤驛傳驅馳而甚遠況乃窮荒殘孽絕漠微妖責在帥臣決期殄戮臣雖鴛弱誓死爲期仰望鴻慈特寢茲議是歲契丹亦不敢大爲邊患云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故殿中通判州事金行成本高麗人賓貢舉進士中第高麗國王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筮仕中朝思有以報不願歸本國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之恨祿養弗及命畫工圖其像

置於正寢行成與妻更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
懈行成疾且革召臣及州官數人至其臥內泣且言曰
外國人仕中朝爲五品官佐郡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
恩瞑目於泉下亦有餘恨二子宗敏宗訥皆幼家素貧
無他親可依行委溝壑矣行成旣死其妻誓不嫁養二
子織履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爲太廟齋郎禮部
卽與收補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石給其家長吏常
歲時存問無令失所

十二月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旣可其奏皆得專達於有
司頗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
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酉詔從
泌請遂著爲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大理寺丞

王濟爲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會遣使提總諸道茶鹽
酒稅且察訪民間利病及吏治能否上顧問左右刑部
有好言事者爲誰左右以濟對上卽授之旣踰月改命
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成
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
士數十潛往覘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卽斬之馳奏其
事上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
決送闕下軍府畏肅連三詔褒獎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

太宗

宋 李燾 撰

淳化二年春正月先是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
 乙酉始置內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
 之上差定其奉給以次授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
 端拱中置借職承旨於是改為三班借職舊有文班承
 旨率以貢舉有材武試弓箭中選者為之端拱後各遷
 秩或物故因不置 上嘗與近臣論將帥因言前代武
 臣難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禦然後降詔若恩
 澤姑息稍似未徧則四方藩鎮如羣犬交吠周世宗時
 安審琦自襄陽來朝喜不自勝親幸其第今且無此事

也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理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盡識朕意苟稍聞愆負固無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務檢身也王沔曰周李穀以宰相招討淮南卒無顯效上曰朕當時在兵間備觀之矣穀但深居高處列校稀見其面苟見之則直省吏揖而進以介冑之士為趨揖之容甚疎濶也當拔寨之際非李重進以勁卒援之幾狼狽矣

二月上修正殿頗施彩繪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疏諫癸丑命悉去彩繪塗以赭堊

丁巳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略為政簡易人甚便之在雄州五年境內甯謐百姓遮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

狀聞詔許立遺愛碑於牙門外福既貴諸子嘗勸福建

大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以儻舍庇汝曹固當以身

許國未有尺寸之效以報恩豈可營居第為自安計乎

卒不許沒後上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

以居焉 三司嘗建議劍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觀

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

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

行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分兵就食亦非

安全之策徒斂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上深善其言因

畱不遣其後觀復上疏言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

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

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

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亦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緇素垂爲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滄樸未還奢風尙熾縣道未治逋逃尙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禮貌大臣與之揚摧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榷時政或曰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爲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凝旒收視反聽釋尋常之務養浩然之氣

深詔近臣闡揚真風上爲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爲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于昔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于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上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以爲度支判官

閏二月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許便宜從事恣用庫錢會歲歉文寶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者八萬六千餘人

戊寅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二百八十卷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于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彥卿悅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

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至拜舞稱賀

庚辰以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軍校謀變衷甲及門闥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頗服其量己丑詔京城無賴輩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銷鑄銅錢爲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爲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幹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史臣梁周翰論其失當今取不內出御製飛天蛾大海求明珠二碁勢示三館學

士皆不能曉上召中使裴愈授以指要史館修撰范杲等相率上表稱謝

三月己巳上以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皇恐謝罪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先是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應若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賊贓數萬計吉旣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于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暎之咎殆不虛發也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是日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編敕三十卷

夏四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

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事張遜爲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並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張宏罷爲吏部侍郎宏懦謹無他策略居內庭見胥吏必先勞揖性吝嗇好聚蓄不爲時所重度支使李惟清爲鹽鐵使惟清嘗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曷由簡省卽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興國之際其數倍多蓋以邊事未甯屯兵至廣臣觀將帥誠未得人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戎北敵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國家精擇將帥以有威名者護塞庶節費用上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之獫狁

羣眾變詐與古不同朕每計之自有成算至于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如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縱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此乃機事卿所未悉

初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于沔沔先與張齊賢同被進擢掌機務頗不叶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爲副使參知政事陳恕筦鹽鐵性苛察亦嘗與沔忤於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羣官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己丑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及樞密使並須朝罷于都堂請見不得于本廳延揖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卽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直史

館謝泌上言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臣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有執事于都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覽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大臣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木願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謹密如此雖妻子

猶不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昧于大體妄率胷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初國不喜人附會權勢故大臣不于私第見客百官亦罕造門只詣中書請謁日不下百輩宰相動至午際不得就食較牒或未印署堆積几案政事停壅其中干以私者益十八九議者以禹偁所論不為不當但病其須于政事堂邀宰相相見為難爾此據章德象會要王垚因之當考

五月乙巳復置折博倉折博倉即折中倉也端拱二年九月初置尋以歲旱中止今仍

左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蓋丙辰擢

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未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諡武惠

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壤連隄泛民田上味旦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使迎謁於路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戴興叩頭懇請車駕回輿遂捧承步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昧而隄岸屹立水勢遂定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事宋炎亡匿不敢出上特赦其罪

丁亥詔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殿中丞直史館王旦張復殿中丞直集賢院程宿贊善大夫史館檢討兼祕閣校理杜鎬祕書郎直史館李宗諤等檢討皇太子親王皇族后族等故事仍令史館修撰賈黃中等編錄進呈復開封人也

都官員外郎知雜事范陽張都上言正衙之設謂之外朝羣臣辭見及謝皆先詣正衙見訖御史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閣門方許入對此國家舊制也

自乾德以後始詔先赴中謝後詣正衙至今有司遵行而文武官中謝辭見之後多不即詣正衙致朝綱之墮廢欲望自今內外官中謝後次日並起正衙內諸司遙

領刺史者及閣門通事舍人已上新授者皆同百官例
並赴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衙辭者亦領具狀報臺違
者罰一月俸都又言案令式每假日百司不奏事陛下
憂勤萬機雖遇旬假亦視聽斷邇來文武百官多就假
日辭謝後就便坐以免舞蹈之儀望自今假日除內職
級將校閣門不得引接辭謝其受急命者不在此限又
言內殿起居百官皆露立于廊廡之下望自今前一日
設幕次于閣門外及復令御史重戴詔皆從之重戴者
大裁帽之遺象也本嚴叟野夫之服以帛為之後魏文
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國初但御史服之其後詔兩
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服樞密三司使副則否太宗初卽
位申嚴正衙辭謝之制張都自今猶以為言豈太平興國之詔蓋未施行故耶當考

秋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

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

氣乎當其務均節無致厚斂于下已亥初二日也本紀

實錄無之寶訓則以此語繫之端拱二年二月李惟清

請調河南民運糧之後不知實訓何據然寶訓于年月

先後或著此必不妄今從之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

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趙保吉保吉又薦其親

弟繼冲上亦賜姓改名保甯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

氏西河郡太夫人王禹偁草先是祠祀文命著作局

官屬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祕書監李至撰成數百道

號正辭錄凡三卷以進詔永為定式

八月丁卯朔詔兩浙諸州先是錢俶日募民掌權酤酒

醜壞吏猶督其課民無以償湖州萬三千三百四十九
瓶衢州萬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台州千一百四十四石
越州二千九百四石七斗並毀棄之勿復責其直
上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已卯置審刑院
于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
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
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
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蓋重謹之
至也會要稱法官議覆居道安獄依違鹵莽皆坐遷謫
因置審刑院今實錄八月己卯初置審刑院已卯
十二日也九月戊戌王禹偁等始免官戊戌初二日也
先後或失其序豈禹偁等繫獄二十餘日乃論決耶不
然會要誤也今但依實錄所書更須攷之司馬光記聞
稱趙普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繁宰相不能悉
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刑房置審刑院
按實錄向敏中雖以左司諫知制誥初不聞有此議國

史及他書亦弗載不知光何所據也且置審刑院其意
不過欽恤庶獄耳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疑此說或
誤更須考之楊億談苑但云審刑院本中書刑房宰
相所領之職于是析出亦不云中書權太重故也
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戶四百餘口內附上因謂近
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
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
此

九月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
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屢任轉運使甚得時
譽及為戶部頻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與恕親
善上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
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
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禁中語疾知古輕脫并知古皆

罷之沔以弟淮故數爲樞密副使寇準所詆上亦寤沔
任數奸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沔奉詔見上涕
泣不願離左右不數日鬚鬢皆白

上嘗謂近臣曰屢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
亂豈不在心且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
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儲子沖
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于臺隸
輩朕亦是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
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于
是左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闕上書請立許王
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以懲躁妄
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用己亥制詞責

蒙正以援引親暱竊祿偷安罷爲吏部尙書初溫仲舒
與蒙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
家婢除籍爲民窮棲京師者屢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
引遂復籍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論醜
之命左僕射李昉兼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爲
吏部侍郎並平章事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並爲給
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目送之曰
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蒙大用
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所謂孟
母矣作詩賜之頌賜甚厚

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爲御史中丞
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

復尙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並建官屬以尊王室
且尙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史
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政事具明方今省曹之名
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吏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
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皆州郡官
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于尙書省設六尙書
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
司公事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爲都事主
事令史書令史廢勾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等同歸比
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郡職局鄙
俗之名也六卿如闕本官卽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
其尙書郎官如闕本官卽于兩省三院選明幹有清望

者依資正除所貴尙書省無駁雜之官其二十四司公
事若繇簡不同望下本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
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
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
各令保舉所知其舉到職官員數仍置簿籍并舉主名
姓錄在籍中其受舉之官如經任使實著廉能所司舉
行賞典特旌舉主若所舉官貪贓敗露舉主並當連坐
臣又思陛下自登寶位十有餘年七經掄選甚得英俊
竊慮久沈下位或處遠官望令採訪及州長吏察廉以
聞次第陞擢亦同置籍中其三懲貪吏曰夫貪吏臨民
其損甚大或則屈法或則濫刑或因公以逼私或緣事
以行虐使民受弊甚于蠹焉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弊

若乃不求人聽不以法繩則夷齊不能守正廉之規顏閔不能持德行之操蓋中人以降其性如水器方則方器圓則圓固無定質悉由拘制也望令諸路轉運副使兼採訪之名令覺察部內州府監軍長吏候澄清一部見其實效到闕日待以殊常不次之命置以殿廷侍從之名所貴顧問知四方之事抑亦勸外官之求治也其四省冗官曰昔唐虞建官惟百亦克用乂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乃率從簡易去其煩擾也國家封疆民物廣逾前世恢張萬務分設庶官方之近朝實倍常數意欲豐財厚利盡入牢籠其如蠹國耗民轉加殘弊臣嘗思二十年前客游江淮諸郡其間揚楚最曰衝要水陸兩途咽喉數國務穰事眾地廣民繇然止設知州一人

在衙區分其餘通判本州推官及州官等並皆分掌鹽鐵商稅倉場庫務當時亦聞辦集兼少刑獄爭訟臣於十年前任揚州職官時見朝廷添置監臨事務及朝官使臣等有逾本州數倍實恐天下諸州似此繇多慮傷費用兼長刑名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所費高卑相半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翅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更倍約之萬又過倍此或皆是廉白之吏止傷于公府之費爾若或貪婪之吏布于天下則兼更取於民間者又數倍焉祖吉之類是也如此則得非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轉運副使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自前多不置縣尉以主簿兼之亦乞令相度廢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或貪

焚殘暴兇很踰違若授以遠地親民之官或秉性不悛
用情自任事欺遐僻縱毒傷殘遠民罹殃卒莫上訴甚
非撫人懷遠之意也望自今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
廣南爲長吏書奏上嘉納其言卽有意大用

辛丑責宋沆爲宜州團練副使

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
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
以正官或檢校官爲之秩與副使同

初宋沆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共
伏闕請立皇太子沆旣先黜乙巳命黃裳知邕州拯知
端州世則知象州湛知容州黃裳世則湛皆直史館並
解其職湛上元人也

上聞殿中丞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
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十月丁卯並
命爲史館檢討延澤廷偉之子也董元亨附延澤傳未見邑里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

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

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爲眞草行三體書書

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堂

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

爲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于名宦

上甚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爲翰林學士

十一月丙申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

續通志卷三十一

對閣門受其章實錄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奏乞

至是上勵精求理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按太祖起居百

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

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

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修至是乃復舉行

謬意者太祖雖復舊制未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

若水考之不入閣工部尚書寶儀待制太常卿御邊光穎待

文禮畢賜廊食明年夏四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

對給事中馬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

丙申朔又書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

名疑次對自此御殿入閣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

也直云遂無轉御殿入閣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

對之事亦誣矣

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

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

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願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

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矣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

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

故以此付杲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

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

知濠州以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

執政欲用右諫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

士安下上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

耳執政乃退

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

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

其禮于文德殿實錄又云唐恭宗始於紫宸殿展入閣

國朝久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謹按太祖即位之年八

月朔御崇元殿文武入閣仗衛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

實錄云唐恭宗始於紫宸殿展入閣

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久廢也太宗太平興
 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淳化二年十二
 月一日乃復行之若水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
 尚指太宗朝則可耳
 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
 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
 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
 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如
 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
 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
 室在唐為上閣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
 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
 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
 則有鈞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

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于宣政殿前
 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
 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
 況國家不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
 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
 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
 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隻日常時聽政之
 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
 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
 臺為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
 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
 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

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于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尙君父焦勞于上臣子緘默于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

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人不報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于本院會學士韓丕畢士安祕書院李至史館修撰楊徽之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佐之錢若水王旦直祕閣潘謹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並三體書詩石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盛饌丕等各賦詩以記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以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宰相曰蘇易簡以卿等詩什來上斯足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先是左司諫直史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
既多羣聚喧詬懷璧以伺其出泌知之潛由他徑入史
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上問何官騶導嚴肅都人畏
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主之蓋自泌始也
是歲女真首領伊勒錦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
海岸四百里立三柵置兵三千絕其朝貢之路于是航
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
付本國願聚兵以俟上但降詔撫諭而不爲出師其後
遂歸契丹時定安國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後亦不
復至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貢詔女真發兵攻之凡斬一
級賜絹五疋爲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三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復升坐受羣臣上壽酒三行用雅樂宮懸登歌罷大明殿上壽之禮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爲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爲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

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此詔別本

在二月壬申今移見舉官下

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二月杭州掌庾吏葉彥安等百二十三人欠錢俶日官倉米八十四萬八千四石鹽五萬四百四十六石甲申詔並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上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削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

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灝陳堯叟皆以所試先進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于是召兩省三館文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楹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上諭之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選效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墜前功也何等族拜稱謝

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

人出身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進士孫何而下四
人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及諸科授職
事州縣官入謝于長春殿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羣
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擇此等但
能自檢清美得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
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賜何令
為座右之戒初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
始易以箴用敦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榮之
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安德裕並為考官 詔有
司詳定秤法別為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
輸金帛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準吏因為姦上計
者坐逋負破產者甚眾又守藏吏更代校計爭訟動涉

數載及是監內藏庫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
外咸以為便承珪宦者山陽人也

鹽鐵判官左司監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
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
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也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
四月蓋誤以豳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秘書監李至請
改之上曰四月韭長可以苦屋矣何得謂之薦新歟乃
從至請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
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
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令諸

州所上案牘勿得通封轉運使案部所至州縣先錄問刑禁

上復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頒天下每州擇明醫術者一人補醫博士令掌之聽吏民傳寫

壬寅詔御史臺鞠徒以上罪獄具令尙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

己酉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臣曰亢陽滋甚朕懇禱精至並祀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寬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于心無所負矣而

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憂在獄吏舞文巧詆

計臣聚斂培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

業爾李昉張齊賢及賈黃中李沆慚懼拜伏退上表待

罪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

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

稱謝焉實錄別本昉傳有昉等所上表及太宗答詔正傳皆無之今亦不載

辛亥置理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錢若水領之復唐制

也至道三年罷不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庚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

曰朕素不識此蟲羣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

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

悉對曰蟲螟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及黎庶固當感通天地臣等職在調

變伏增慚懼是夕大雨蝗盡殫寶訓載聖語于二年然

今從實錄寶訓稱呂蒙正而時京畿大穰物價至賤

辛卯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

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俟歲饑即減價

糴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壬辰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昺判

之

乙巳太師贈尙書令真定忠獻王趙普卒先是普遣親

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

臣久被病亦冤累爾冤累蓋指涪陵悼庶人也潛還普

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

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血面論於幽冥以直之

是夕卒己酉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

為故舊能斷大事向與朕嘗有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

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力效盡忠國家社稷臣也

聞其溘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

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

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上再三諭之不能

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按神道碑普

日卒十四日乙巳也己酉十八日上始聞訃耳

八月壬戌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

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

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與又賜詩以美其事 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以奉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會陝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其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上喜其高節詔令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不奪其志

載故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戊子詔杭州民二千五百四十九人共欠錢俶日息錢六萬八千八百餘貫並釋之

九月壬辰詔以今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

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上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

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

名也 寶訓稱端拱初泌為鹽鐵判官因奏事上有此語

鹽鐵換度支乃甲午日今附見此日後

乙卯馬步軍都頭保州刺史呼延贊出為冀州兵馬總

管贊太原人驚悍輕率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

文其體為赤心殺契丹字至於妻子僕使同爨皆然鞍

韉器用什物亦刺繡赤墨為之後復與諸子別刺文曰

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又作降魔杵破陣刀鐵

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絳抹額北征時

上惡其詭異惑眾欲斬之得免至是言於上曰臣服飾

詭異所至觀者必眾壅遏願敕州縣遣卒遮迎清道上
笑而不許贊至屯或言其無統御才改遼州刺史既又
以不能治民復召入為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復為都軍頭在五年

七月己未
今並書之

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
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美之號亦何
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己未上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
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兵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
戴興等飲宴縱觀羣書上意欲武將知文儒之盛也職據

官志會要淳化四年始置昭宣使此時未也繼
恩但為皇城使爾實錄并藝文志皆誤今改之

冬十月癸亥祕書監李至言願以上草書千文勒石上

謂近臣曰千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
而成詞理無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為書之令
勒于碑陰因賜至詔諭

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
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泣事明敏鬪訟衰息
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
聞並驛置赴闕親問朕其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
貶斥

上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壬午命戶部侍郎
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
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
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左贊善大夫

魏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校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仲華巴蜀人象先虞城人廷式宗城人著東明人也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上哭之慟左右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諡曰恭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日而許王薨按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緣親謁太廟恐非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尙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上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舊罪發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上語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退于是上欲甄別官吏能否故命沔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尤細碎不識大體視士君子猶卒伍胥吏設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而沔自謂清直因結人主求再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昇歸第卒上嗟惜之優詔贈工部尙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雄偉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爲嬖妾張氏所惑嘗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爲張氏于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

燒張氏父母家其親屬皆竄遠惡丙辰詔罷冊禮但以
一品鹵簿葬焉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張唐
準傳云寇準通判渾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
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法已與大臣議
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有桀
紂之月行欲廢之則宮中亦自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
請某下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
之陛令入而廢之刑之黃門力爾太宗以爲然及東宮出
右勿令入而廢之刑之黃門力爾太宗以爲然及東宮出
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剗目挑筋摘舌等物還而
示之東宮伏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太子自是太宗眷
注益厚按準淳化三年已爲樞密副使元僖既死太宗
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知唐英何所據
誣謗特甚今不取淫刑事蓋因楚王元佐已見雍熙元
年九月

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聖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
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
太祖皇帝光啟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

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
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
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
祖崇配詔從之本志云易簡正月未
置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各一人從戶部使樊知古請
也尋合兩司爲一合爲一司在五年今并附此

分左藏庫爲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
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更爲給
受明年仍廢右藏入左藏分爲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
綿曰生色疋帛雜色疋帛至道元年六月
可考呂端云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四

太宗

宋李燾撰

淳化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于園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上曰朕愛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陝西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已卯遣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授考功員外郎直祕閣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所至之處宣達

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亾俾安其所導揚壅遏使得上
聞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
官吏有罷軟不勝任苛刻不撫下者上之詔令有所未
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爲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爲考
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
之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畱財
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庶務或親爲
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爲本

戊子有司言油衣帘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
煑浣染以雜色刺爲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

陛下萬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大小咸出意表天生五

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

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先是左司諫張觀因

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格殘稅上曰近已免貧下民秋

稅何爲復有理納觀曰細民多姦滑或以佃戶託名貧

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尙有殘欠上再三歎息曰兩

稅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卻亦不恨

也今州縣城郭之內則兼井之家侵削貧民田畝之間

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逃帳此甚弊事安得良吏

爲朕規制使無惠姦無斂貧稱朕之意乎寶訓載此事云在涪化中

今附見三月辛亥詔書然觀方制置茶鹽又知黃州恐此時又不在于朝矣故以先是而別之

三月辛亥詔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如何均平稅賦

招輯流亡惠卹孤窮塞姦幸及民間未便等事共為
一狀附疾置以聞他有所見聽別上疏論別委中書舍
人詳定可否若可采取當議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責
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
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處處蓄為
陂塘妨民種藝于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
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于河北諸州興作水田
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
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
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
言
壬子以何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內供奉官閣

承翰殿直段從古同掌其事以黃懋為大理寺丞充判
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
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
霜不成懋以江東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氣
遲一月不能成實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種課令
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眾
又武臣亦恥于營葺佃作既而種稻又不熟羣議益甚
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
乃息自是葦蒲贏蛤之饒民賴其利實錄于甲午
命大著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承矩上言即
上得懋書又令承矩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
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並從
進改授永興軍節度使上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

進先朝宿將宣力于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
上在藩邸憐重進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
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有陛下卒不
受上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又以涪王女長壽縣主適
其子守信焉表重進徙鎮永興據百官詔大理寺所詳
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詔銓司舊
擇厯任無殿累者注司法叅軍自今許參注有公累者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有司調退材給東審務為薪上遣使閱視擇其
可為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司使因謂
李昉曰此雖甚微碎然山林之木取之極勞民力乃以
供爨亦可惜也昉曰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

於此唯慚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爾
五月甲午詔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
所部見任幕職州縣官內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茂者
各一人

壬寅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
而在位之人始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
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畧無甯暇臣主之
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上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
之亦上下無隱爾

丙午張洎赴翰林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
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故事上日有敕設及弄獼
猴之戲久罷其事然亦非宜今教坊有雜手伎跳丸藏

珠之類當令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

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

降皆其職也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

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累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之請也

銓王旦曰此人于兄弟中最優蒙正何以不言且謂判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三部勾院但置判勾官一員判官一員

其屬吏並仍舊貫處分符牒並令判官推官通署頒行

三司使但于案檢署字從殿中丞馬應昌之議也以

鹽鐵使魏羽判三司初京西轉運副使虞部員外郎

祁人盧之翰建議以澗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自長葛

縣開河導澗水分流合於惠民河于是役成之翰以勞

加戶部員外郎為陝西轉運使之本志在涓化二年今從之翰本傳因遷官乃書

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軍

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

準不協數爭事上前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

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

判左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邸遜嘗保舉賓雅相厚

續通志卷三十一

善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
 遜等奏事上詰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合賓
 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上怒故
 貶遜而罷準僧贊甯作王得一狀云堂吏蘇允淑者
 官有唐州團練判官掌宣與允淑有憾宣年始三十五
 被允淑夾帶高年輩中奏名授宣為唐州司馬宣與僧
 法燈素友善以此事為訴法燈夙承公厚眷一日言此
 令中使尋訪召而賜對仍令得見殿俯邇天顏問其被抑
 之故面轉著作郎復賜錢百萬宣論壓驚之賦授大被理
 法直官送允淑御史臺鞫問所因允淑路由本第給其
 押者言畧入見家準人輩押者合入允淑得便遂自如
 太宗疑及參政寇準人輩押者合入允淑得便遂自如
 類按準罷政乃緣狂人山呼與得一行狀不同當考此卒
 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
 密直學士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
 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

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于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上曰
 惟朕能曉之

甲戌尚書省重定內外官參集儀制及比視品秩以聞
 詔付有司頒行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
 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準故事封駁以聞所下
 制敕悉具編次事當舉行者條奏之從左諫議大夫魏
 羽之請也

先是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
 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郵城張詠姓名付宰
 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秋七月
 己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上謂宰相曰
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
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爲心視妻
妾似脫屣爾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王喬必不學
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
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
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黜削以懲
妄言上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爾
八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
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欵器屬小黃門宣事見之因密奏
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欵器耶易簡曰

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卽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
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
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
甚 通進銀臺使舊隸樞密院使凡內外奏覆文字必
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則尙
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
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
召還卽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恐失事幾
請別置局署命官專蒞較其簿籍以防壅遏上嘉納之
癸酉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
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奏章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
稽焉月一奏課事大小不敢有所畱滯矣發敕司舊隸

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戊寅詔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丞郎兩省給舍以及三司判官各於京朝官內舉廉勤強幹明於錢穀堪任三司判官者各一人其現任轉運使副及年齒衰邁者不在稱舉之限

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東土上卽詔禹偁還朝已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命直昭文館

九月乙巳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秦宥節度使張承德爲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承德答之

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承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爲言上改容勞之

丙午詔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給事中陳恕左諫議大夫魏庠寇準右諫議大夫趙昌言起居舍人知制誥呂祐之等于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官者二人左司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堪任五千戶以上縣令者二人時天下富庶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閱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至祐之名熟視良久宰相因言祐之前舉東野日宣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前過耳遂以祐之預焉

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泥深數尺朱雀崇明門外

積水尤甚往來浮畏筏以濟壁壘廬舍多壞民有壓死者物價湧貴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穎宋毫間盜賊羣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

耶罪

此據談苑不及呂端豈以端新預政久雨非其

冬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芻蕘者將圖利誘姦人潛穴河隄仍歲決溢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廬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卒負土填數不及干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完上聞而嘉之王戎降璽書獎諭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寃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鞫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上以爲徒增煩擾罔助哀矜詔悉罷之歸其事于轉運使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

學士承旨蘇易簡之請也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
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先
是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
上言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霖百餘日陛下焦勞惕慮憂
形于色昉居輔相之任職在燮理陰陽而乖戾如此而
昉宴然自若無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僚
師長右減于左位望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
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臣上以昉耆舊不欲深譴但
令罷守本官制詞仍以久壅化源深辜物望責之黃中
謹厚廉潔習知臺閣政事後進知名士多出其門然在
中書畏慎過甚政事頗稽畱不決時論弗許之 是日

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為相時金
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
家安肯受賂乃蒙正未第時句索于紳不能如意文致
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
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上謂曰
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
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
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負
絕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昉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
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
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
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

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合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鎔爲宣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爲左諫議大夫並同知樞密院事敏中自廣南召還當途者忌焉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國子博士皇甫侃監無爲軍樞務以賊敗發私書歷詣朝貴求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具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童訊之云其書尋納箚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識如故上大驚異召見慰諭厚加賞激遂決意登用與鎔俱命焉鎔等入謝上曰黃中等以循默守位故罷謫垂淚敘謝朕亦爲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人臣事主

可不念此以保終始古人尙欲立功名於亂世況盛世乎卿等宜各戮力以副超擢

黃中等以循默守位故罷謫別本實錄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上顧準厚旣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爲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且復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丁丑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合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視事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廢馬分布外郡以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備寇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是歲寇亦不動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女壻也昌言既參政
 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上重
 其識癸未命為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乃復
 命旦知制誥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
 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
 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
 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楊王盧駱正為其
 無德行耳德行為先誠如聖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
 鼓訴家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
 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
 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王得臣塵史誤以此事為太祖
 朝今從國史志按別本實錄繫

之九月朔

閏十月己亥上謂宰相曰朕嘗聞孟昶在蜀日亦躬親
 國政然于刑獄之事優游不斷錯用其心每有大辟罪
 人臨刑之時必令人偵伺其言苟一言稱屈者即移司
 覆勘至有三五年間遲留不決者以為夏禹泣臯竊欲
 倣之而不明古聖之旨朕歷覽前書必深味其理蓋大
 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
 泣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爾參知政事蘇
 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俱曾于江南效官聞李煜有國
 之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幪以禦蚊蚋冬則給
 與衾被恣其晏眠遂至滋蔓淹延以為矜恤如犯大辟
 者仍令術士然燈以卜之苟數日間燈不滅者必移司
 勘劾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煖而不願疎放

者上笑曰庸暗如此不亾何待

丙午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
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
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
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速宰
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
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
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
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丙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

上孜孜為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
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己未金部員外郎謝泌上言

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上不答
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自
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
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內亦無幾爾可不勉乎

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用師討伐蓋救民於塗

炭若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
宰相呂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
沒唐太宗躬率羣臣運土填塹身先士卒終無所濟上
曰煬帝昏暗誠不足語唐太宗猶如此何失策之甚也
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既克并
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銳至桑乾河絕流而過不由橋
梁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殿後靜而思之亦可為戒

蒙正曰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帝及唐太宗俱
英主然用兵皆不免于悔為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
悔也而早辯之較二王豈不遠哉上曰朕每議興兵皆
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
常修德以懷遠此非清靜致治之道耶蒙正曰古者以
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靜實宗社無疆之
休也此段據別本實錄并寶訓及富弼所撰呂蒙正神
道碑刪修中國安靜四夷自歸按蒙正本傳實錄亦
正語而寶訓乃屬之趙安仁清靜致治咸平五年六月
蒙正語而寶訓乃屬之呂端今並不取咸平五年六月
蒙正復有此對

丁卯宴羣臣于長春殿以武甯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
也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舊制
每命將帥出征還勞宴于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

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為閣門使白太祖曰陛
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
蘇易簡之請也易簡又言故事皇帝御丹鳳樓翰林學
士承旨得升樓之西南隅自今御樓肆赦望令與樞密
使侍立御榻之側亦從之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
為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款接
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
十二月壬辰上謂宰相曰周太祖為人多任權詐以胥
吏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肇出于行伍
專事殺害復更稔之為非將赴大名乃謂肇曰兄處于
內余處于外則朝廷安如泰山矣朝廷密議肇一一錄
報以此窺伺漢室可謂姦雄呂蒙正曰昔陳平佐漢之

功雖高然以多用陰謀自亦悔之隋文帝陰以賄遺人尋發其罪則知居心陰忍不保其後故平則嗣絕隋亦祚促上然之初殿中丞華陽梁鼎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賞給銀寶瓶帶上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于是爲三司右計判官上疏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堯舜所以得賢人而化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尙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得人思勵激績效著聞化及烝黎和平自洽五代以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只拘州縣之輩黜陟既怠名存實亾且夫今之

知州古之刺史雖有審官之例絕無考績之條強明者無以自言庸懦者得以爲隱治狀顯著朝廷不知方畧茂聞任用如故既失懲勸之理寢成苟且之風致水旱薦臻訟獄盈溢望天下之承平豈可得耶伏維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舊典或條目未備卽隨事增修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上嘉納之鼎傳云治化中上此疏然今鼎疏言及審官則必不在二月以前既無可考附見年未鼎爲右計判官實今年十月甲戌

而願者聽之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時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出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繫衆舟張幕發勁

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為幕所縈礮中允恭右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勾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了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據會要允恭往江淮管化四年事今附見年未官銜則依本傳所載會要入于至道元年七月書以江淮兩浙發運使兼捉賊制置茶鹽公茶鹽楊允恭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捉賊制置茶鹽公事然則本傳所載官銜蓋得其實而會要先所稱管勾

般運茶鹽糧帛者乃但舉其畧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五

太宗

宋 李燾 撰

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朔上製元日除夕詩各二章賜
 近臣俾之屬和翰林學士張洎上表解釋詩意凡數千
 言上甚悅命宰相召至中書獎諭 先是上謂翰林學
 士韓丕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丕以田
 誥及楊朴萬適對上悉令召之詔下而誥卒朴至對于
 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鄉適最
 後至公車拒之不得見寓居京師半年幾至寒餓丕時
 已罷翰林因為上言其事即日命適為梁縣主簿始受
 太醫趙白化怪其色變為診脈曰君將死矣適猶勉赴

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朴圃田人適宛
邱人俱以歌詩得名自化洛陽人也 上語蒙正曰夫
否極則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
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
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
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
里飢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
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亢
直它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
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
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

奏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
蓋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
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
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
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上于是益知
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此二事並據富弼
別本實錄火光彗字等語乃至道元年正月王
戊又載呂端蘇易簡對答與此不同今不取
初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土久
安其民流竄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
東上閣門使吳元載實代驥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
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
王小波起為盜元載不能捕滅于是東上閣門使郭載

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阡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眾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戊午己未兩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帥餘眾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上聞之怒曰保吉叛渙砂磧中十年矣朝廷始務含容賜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其關市又以綏宥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

如是朕今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誅保吉上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

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諸州繫囚非十惡真賊悉得以便宜決遣

要並于此下即書以張詠知成都按成都記及他書詠至成都乃今年九月繼恩出師知成都當郭載死雷有終代之詠又代有終者實錄會要皆誤矣實錄既于此則其書詠知成都四月辛丑又書張詠知封駁司按此則其誤明甚然詠知封駁亦在前矣此豈申命耶按宋神所作墓銘韓琦所作碑乃是在前矣既而雷不行及秋乃令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蕃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之事熟于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

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遏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往來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洎青白兩池地惟砂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葉勒蓋寇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門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承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界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

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陜不得成列躡此嚮導踏白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鋤隨之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甯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雷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誠如雞肋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

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鬪以
 逞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眾乏餼糧
 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于麟
 府鄜延甯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
 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
 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官司不問如此則利誘於
 心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
 蕃部熟戶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
 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
 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嚮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
 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
 供饋止令逐部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

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

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

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劔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

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州案宋史地理志清州乃紹慶之

縣原本作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于此路破蜀至今廟

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

略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

擇利而行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伏覩國家出

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比欲論奏忽奉差使仍放朝

辭奔命以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振逆豎已擒尙恐

稽誅敢伸前志臣淳化三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

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伏見

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闕下纔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除此官兼賜改姓名恩渥優異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橫貫于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尙存臣自聞此語常貯于心以爲此賊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況討伐之義權變爲先引古證今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崛強難制其裨將劉寤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祖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千貫與刺史一

月之間生擒其弟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惡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卽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凋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忿茲小豎弗顧遠圖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遣放尋沐甄收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惟俟誅夷報國捐軀豈

復顧慮此據禹偁奏議附見本傳云履獻討賊遷便宜

言州俄直昭文館求外任以奉養時使曹州召決獄就知

制州按直昭文館在四年十一月召改禮部員外郎復知

四月此云雖羅文館在四年十一月召改禮部員外郎復知

曹州文館以後又云忽奉差使仍放朝辭當是為左正言直

二月甲申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

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

去年以來連雨數月此亦兵氣之應朕當部分軍馬日

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為

陝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為

陝府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勤州刺史

王果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元末帥兵由

陝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不

宜復遣入蜀上益信倚之

李順分遣數千眾北攻劔門劔門疲兵纔數百都監西

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勵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

軍供奉官宿翰翰未見領麾下投劔門適與正兵合遂迎

擊賊眾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

驚眾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為憂正等

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

喜甲辰以正為六宅使劔州刺史充劔門兵馬部署翰

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淮南鎮江

節度使先是諸王領節度使必兼大都督府長史翰林

學士張洎草元傑制上言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

置傅相內史佐王為理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
即稱內史行郡事唐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置
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內史之職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
王不授或親王遙領別命大臣臨郡皆是長史副大使
知節度使事今吳王實居大都督之任復加長史乃自
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呂蒙
正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二王
之上恐亦非便上曰業已差誤異日別有除授并改之
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
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其觀之眾皆褒歎其
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
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

急以剝民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
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
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
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
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
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疾增損
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
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
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
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必出此
必爾輩為之謀爾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
之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能如此無患

讒言朕必不聽也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語亦毀山者真
 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歲自益改
 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
 宗得云王年少嘗召出此也婉辭非太宗也本傳錄
 坦評直蓋真宗嘗亦以聞猶以益王為充王從聖政
 上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充王從聖政
 同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充王從聖政
 令諸路轉運使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他郡者通
 水運處當調官船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
 轉輸此據本月志上謂宰相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
 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
 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卻須官物至京無侵損爾呂蒙
 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
 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為
 寄政恐姦人無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黃老之道

實錄別本在二月戊申今附此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
 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
 加安撫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善奏聲
 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
 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
 事言辭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
 父上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
 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宋亳民市牛江淮間未
 至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
 未見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上亟令祕書丞直史
 館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以國子學為國子監改講書為直講從判學李
 至之請也 詔兩京諸道州府軍監管內縣自今每歲
 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戶充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
 不得冒名應役民所納夏稅餘租隨其數各異已名以
 輸不得異戶合鈔其有正帛零丈尺者止依時估上等
 價折納緡錢其食貨志云里正戶長迄今猶
 趙保忠聞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攜其母及妻
 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
 兵上怒立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保忠于是繼隆兵壓
 境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并其眾縛牙將趙光祥夜襲
 保忠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披髮僅以身免騎駿馬
 走還城中資財器用保吉悉奪之初保忠再遣其指揮

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
 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
 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保忠既還光嗣執之
 幽于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繫以
 銀鐙鑱檻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眾遁
 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
 忠凡上肉爾當請于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殫難于
 轉餉宜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服其言秦翰傳云王
 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及王師
 至翰又諷保忠先已出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
 就擒按保忠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乃還光嗣遂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多欺奪之或至鬪訟官又弗
 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柳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

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者寘于法部族翕然嚮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環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矣開卽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芻粟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已勞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卽馳詣闕下白于上前矣卒罷之據張景行狀開移邠州乃涪化五年春故附見于此夏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配填納者凡四十五萬貫疋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筦權等虧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實錄載此詔乃云始令官吏均償按本志則官吏均償蓋舊矣但不及旁親人爾今從本志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泌范杲同修國史先是上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近代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異怯逼于權勢多所迴避甚非直筆上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爾昔唐元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爲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爲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丸錫至于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輯故有是命上因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

等輔佐之效又念考第之設亦空言爾莫若撫夷夏和
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
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甲申上聞趙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
高文岷為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

稽古錄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實錄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
于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
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
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剛銳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
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眾多也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
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

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撫李
繼隆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真定秦翰等入奏以
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覲之地有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
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
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泌言史官之職掌修國
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
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錄然
後立編年示褒貶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麻惟紀報狀
略敘敕文至于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
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莫紀謹案故事起居
郎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麻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推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詔德音如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麻如此則聖朝稽古必煥發于典墳信史成文固度越于周漢矣上覽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祕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知制誥趙隣幾嘗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其家今寓睢陽詔遣殿中丞直史館南安錢熙乘傳往取其書熙得隣幾所著會昌以來日麻二十六卷及它書凡百卷來上實錄蓋未成也

詔賜其家錢十萬

丙申以虢州團練使梁勛為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醜率為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二十年以來惟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助也有文詞太祖常欲令知制誥為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于上時勛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勛未見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

以備編修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無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漢始也上嘗謂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冊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撫實而去愛憎乃為良史也

王真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劔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

五百級逐北過青強嶺遂平劔州按張洎集賜王繼恩

無州界其取劔州必在此數日前既

先是陳滑蔡頴郢鄧金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自能建權酤之議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醞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官

吏工人役夫俸料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潔酒多醜壞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被其害州縣苦之歲或小儉物貴殆不償其費上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酤輸官錢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是歲又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二十七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值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罷四百七十二處惟酤在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五年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甲寅繼恩言克綿州繼恩以四月十八日入綿州當是十九日或二十日也今但用實錄

乃奏到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

溪賊萬餘衆依險爲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

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據張洎集賜王繼恩詔載曹習狀稱四月十三日領軍發葭萌

到青山鎮其鎮已爲賊燒焚至十二日到老溪賊依阻

乃依實錄奏到又言巡檢使胡正達率兵破賊五千

人克巴州胡正達未見亦不知何州巡檢使也當考

續通志卷三十六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卽拔之破賊十萬餘
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僞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并
鎧甲僭僞服用甚衆順方欲盡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隸
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今推考它書書其始克之
日其他則皆埃奏到乃書之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民來
助趙保忠旣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
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
其功也

先是歲用蒿數十萬圍供甄官及尙染坊造作弓弩必
用牛筋癸亥詔自今染作以木柿給之造弓弩其縱理
用牛筋它悉以羊馬筋代之上孜孜政理慮物有橫費

恐吏督責急而民或屠耕牛以供官故下此詔自是歲
省牛筋千萬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上詰
責數四保忠不能對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
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

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爲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
內殿崇班盧斌爲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
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崇班
節度掌書記施謂爲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爲掌
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爲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
李順亂西川卽謀爲守城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

募強勇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
銅鐵爲箭鏑伐木爲竿紉布爲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
官盛梁請兵于朝旣而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而
還雍卽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爲江水所毀斌復勸諭
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
李順尋遣其黨相貴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斌登堞望
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
雍曰不可賊或許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
定脫爲賊所乘則內外墮其姦計矣言未畢果有卒依
敵樓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擊刺
三十餘合賊少卻俄復大設梯衝火車夜鼓譟攻城城
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卻復治攻具

于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
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
出乃設伏于山之東隅衆萬餘以待之雍卽召敢死士
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爲神兇黨
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
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
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
圖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先報國奈何欲避
難爲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衆不
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
內殿崇班石知頤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
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圍州圍斬三千人

平蓬州于是雍使謂馳騎入奏上手詔褒美自雍以下
 悉加賞焉世卿南劍州人濤富陽人也斌在川峽六年
 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關上遣使諭曰俟妖孽
 殄盡當召汝既而賊黨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
 之辛規施謂盛梁皆未見趙賀有以少府少監雷有
 終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
 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將士渴乏
 會天雨軍人以甕鑿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
 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眾賊奄至鼓譟舉火士
 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
 兵出其後擊之賊眾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此事當是
峽川行營所奏也不決以為然且附見有終除知成都時更須考之也
 詔降成都府為

益州

壬申以右僕射李昉為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
 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戊寅上署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

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又別書三十餘幅賜大

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召知審官院錢

若水等謂曰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因而生事

可語之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出召

尹玘等一一諭之上語近臣曰朕雖德愧前王然於

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

燭不至者而況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

知每一思之誠可警畏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

處之地唐末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
全今陛下躬決萬幾臣下止于奉行聖旨臣嘗與同列
等言實知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上又曰唐末帝王臣
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有中人在側何嘗君臣言得
一事趙昌言曰當日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爲美
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能肅清
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實錄別本在五月上又
謂近臣曰朕每日御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
下郡縣何愁不治迂懦因循之人並與諸州副使分司
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祿
食也別本在丁丑今附此

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爲先鋒知

節將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繼恩挾勢驕倨惡知節不附
己羣小從而間之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
彭之舊卒召還成都知節屢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
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
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
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上
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節知

爲益州鈐轄據者舊傳後捷在五月今附見月末

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新甯遂深入梁
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
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謂王師
孤絕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

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眾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為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矣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贊為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頤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鎧甲數萬計

六月壬午朔繼贊等捷書聞上降詔嘉獎傳序家寄荆湘間其子爽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州船覆而死世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傳序江甯人也

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自今序立班位依舊在丞郎之上

建隆三年三月陶穀初改制

庚戌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郁來乞師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而北邊甫甯不可輕動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答之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

丙寅詔兩浙諸州民先負錢俶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

己巳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因上殿奏事如聞宣
諭民間利害並令錄送中書門下付史官以存勸戒從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援之言也 以戶部員外郎魏
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當轉運使事廷式後嘗入朝
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
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爲宰相而來也卽不
時對召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
名答詔因稱之至道九年九月始復奪之先是李至以目疾辭史
職張昺亦以早事僞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實辭乃詔禮
部侍郎宋白與張洎同修國史於是洎等請特降敕命
詢問太祖朝薨卒勳臣子孫及門人故吏知舊親戚并

班行舊者能知先朝故實及周朝軍中事者並許盡言
令史官參校不至繆戾者書於國史從之 詔三司總
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八月互書勞績歲
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 以殿中丞丁顧言守本官復
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至京百司以有人材能
書札行止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卽授檢校
少卿監同正將軍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
郎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
科第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此據別本
乃七月朔日事今附月未
須更考詳會要亦在七月
八月壬午上謂近臣曰孝者人倫至重古之人三年守
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亡沒或與敘用意在繼其後

嗣然有不俟百日便預朝集者朕每覩之中心不忍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官子弟因父兄亡沒敘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

甲申詔有司講求大射儀注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己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上甚喜批紙尾曰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己先受詔知榮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己父寅舉進士年

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清苦虛己亦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癸巳詔改內班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

此據會要

甲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害及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投獻於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以劍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上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恩大

功非此不足以賞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丁酉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左右金吾街仗事魏丕以新募街司卒千餘人引對於崇政殿上親選得五百七十人分四營設五都都有員寮隊長一如禁兵之制先是上以京師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優其廩給使傳呼備盜至是始分營部仍令丕更募以充其數焉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驥等上重刪定消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追討繼恩握重

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則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轉餉稍不急給軍士亦無鬪志餘賊併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齋宿中書因召對滋福殿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國家士馬精強所嚮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煩宸慮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略焉

李繼遷竄于漠北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

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于石堡寨椎
牛醢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廷信奉
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召見廷信面
加慰撫錫賚甚厚知延州王顯上疏言間歲以來戎
事未息李繼遷負恩于靈夏王小波于紀于巴邛河右
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改圖懷音向化遣弟入覲
修職貢陛下開懷容納許其內附示之以德信申之以
恩錫深得綏和之道矣然而戎狄之性本無常所宜謹
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妙擇才勇付之邊任縱有緩
急變通則備禦有素又奚能為患哉至若戎寇未平神
人共憤伏望申飭將帥速期蕩平矧事久則變生功緩
則師老又況邛蜀之壤物產繁富其間怠兵驕卒或遲

留未進或顧戀是圖莫若勿憚往來潛為更代一則均
勞役之使一則免遷延之役至如河北關防亦望常令
固守敵以國家方事西南容謀興舉分中朝之勢力長
外寇之姦計此之機宜不可不謹也顯知延州月日檢未獲此疏且附見

繼遷納款後

是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疏曰錫自注因甲午詔書故上此疏今附八月末

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憂勞太切

勤儉過中乃至進菲薄之膳羞御補浣之服飾又復發

廩減儲以饘濟眾損民抑理以粟爵人今聞自邇及遐

被原帶隰秋稼大稔流庸復歸苟非英聖之至誠豈致

豐年之上瑞所慮者河西尙警劍外未甯此則天機制

禦之時睿聖綏懷之際固大臣之與議豈微臣之敢知

惟聞靜以待清卽時底定動無遺策不日又甯若以民間利病臣不盡知時政闕失臣不備見所患者唯制科可設鄉飲可行制科設則賢良方正之人得伸其志直言敢諫之士得罄其懷鄉飲行則孝悌之行自修淳厚之風自復儲闈建后用光主鬯之容王府設官宜制正名之秩館殿之職可補吏員樞近之司亦委編錄其次講求典禮更訪諸儒優卹蒸黎可詢羣彥冬年可以立仗俾儀衛之式瞻雨雪可以放朝冀禮容之允肅邦國庠序興復宜先州郡城池增修亦便常平之廩因稔加儲底貢之財因時立制或爲民祈穀耕于藉田或齒胄尊儒行之國學征稅寬則與民偕足法令簡則俾人易從抑臣聞君子恐懼于所未聞戒謹于所未至故未萌

者所以易慮未兆者所以易謀謀于外則先靖于中制於遠則當思於近萑蒲聚嘯旣勞我師沙漠乘秋復窺王略師老則民力重困寇玩則狡心必萌今河湟委輸方牽國用井絡凋弊實軫宸衷安之旣在于睿謀討之亦勞於神算夫理絲而棼之則愈亂烹鮮而擾之則靡全御衆以寬惟新聖德臨下以簡素在帝心臣之至愚但思報國臣之寡識安能合時管窺之辭庸以塞詔芻言之拙仰冀留中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來上上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以蜀寇未平工部尙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會疾甚不可遣仲甫亦上章告老乃授太子少保致仕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

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既而留
半載不行至是始命赴部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
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詠知益州在九月不得其日
欽繼至因仲甫致仕遂著其事張詠集乃云至道元年
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月二十八日供職茅亭客話亦載詠
詩年與諸書不同蓋誤詠自作詩記年月亦應不
誤恐傳寫錯謬爾至道元年正月則詠已在成都矣
先是京兆劇賊焦四焦八等常嘯聚數百人攻劫居民
為三輔之害上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至是請罪自歸
秦民處處相聚供佛飯僧喜免侵暴之患上引對焦四
等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為龍猛軍使先是
有峨眉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
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
或又奏言昌言素負重名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

難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謂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
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
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齎手詔往
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
館記聞昌言至鳳州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
皆無忠臣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行
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繼恩罷政事昌言出時準
參知政事按鳳翔自薛州召入即參政事昌言出時準
不不知鳳翔自薛州召入即參政事昌言出時準
柄者必非準且其言與譚吉也則昌言不可委以
言罷政事復後且其言與譚吉也則昌言不可委以
令衛紹欽代昌言入蜀此日當時軍事固已付王繼
依國史不欽代昌言入蜀此日當時軍事固已付王繼
爾道釋茂貞時在京師欲殺道釋茂貞然茂貞先有
考驕色詠奏乞遣詠語錄云川界既安兵未凱旋主帥
兵尋與詠同按張詠知益州寶錄偶失其月日檢照他
此事與詠同按張詠知益州寶錄偶失其月日檢照他

書在九月然則詠與紹欽蓋相先後入川爾上依詠所

乞遣張鑑馮守規來乃十二月事敗于詠門人也記事
乃爾謬誤恐貽人惑故為明辨之詔止昌言以八月二十
七日發京師詔即有他書不載也昌言以八月二十
間無所考見乃附之甲寅後甲寅初五日也

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河南人

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

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為觀上悉嘉納

賜觀名曰壽甯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

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準言見至道元年八月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

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

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

我則后虐我則雝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按此勅初不為壽王尹開

封也而本紀聯書之上語壽王別本亦在十月己丑今並從此紀

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

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

協心同德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呂端為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

立準上

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己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

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潤色可乎若水

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辭

略曰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

為政筦權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

為政筦權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

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為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
庶或警余 詔升壽州為大國列於晉國之下燕國之
上

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相
屬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
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
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
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
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
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
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詠曰
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

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
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
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破賊于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
招降數萬眾別將西河楊瓊趨邛蜀蕩賊巢穴遂克蜀
州曹習等又破賊于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甚眾
繼恩嘗送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令歸業繼恩怒詠
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
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恃勢掠民財或訴于詠卒縋城
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
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恨而其黨亦自
斂戢云繼恩即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
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

遂有二歲之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韓琦作詠

王繼恩縱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其過將斬之吏股栗求活詠赦之因令繼恩分屯兵繼恩即日分兵屯隣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誅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及見琦載詠在蜀事募富民出粟千石濟飢

民者爵公士階陪戎副尉千石以上迭加之萬石乃至

太祝殿直

冬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上詔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上諭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

固已不為又何暇如是乎黃中頓首謝上因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蓋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得蒙聖獎此人子之榮耀也

丙午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別之史未及成洎遷參知政事宋白獨領史職歷數歲史卒不就洎等所上太祖紀亦不列於史館云

十一月庚戌上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先是翰林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

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大
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是又草賜繼遷詔
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伸筆批其後曰
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辛亥舍人院言先是除授內殿崇班及諸司副使只樞
密院吏送除目闕閱爵里並不得知乞自今詔樞密院
件析事狀送中書作詞頭乃付院草制從之

會要云此制後亦隳

廢皇祐二年十月本院復以爲言乃詔申明之

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寇準飛
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準出使
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
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

丁巳上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齋以賜翰林學
士張洎錢若水洎因揣摩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千言上
覽而善之賜詩嘉獎召宰相等命坐於崇政殿西廡謂
曰張洎所上表深喻朕旨足以戒躁競之輩矜澆薄之
風矣令付史館許衆人就觀因嗟嘆流俗不安義命者
久之既又別賜洎詩一首及四體書前所賦詩各一幅
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乞之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
奏曰臣先得請蒙正已不及矣上笑而賜之張洎性險
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
士使內侍裴愈爲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
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於逢
迎上卒喜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奭束帛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於其中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爲宰相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辯論官材總領衆職而使陛下孜孜勞于求賢臣等之罪也上曰人心不同如其面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

是示天下不廣也上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官檢討之旣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上復召蒙正等謂曰虞邱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爲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雲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日不食蓋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

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彼猜懼變生不測
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
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
鑑與詠卽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
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奠枕矣
初內侍趙守倫請於諸州牧馬坊畜牝馬萬五千匹
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
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牧龍諸坊牝馬及萬
匹者歲生駒四千今歲止及二千五百實由主者失職
不能謹視及虧營護孳生之法以致不登其課自今諸
坊使臣伏望嚴加條約警其曠慢如牝馬百匹歲約駒
子七十者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爲懲勸又聞諸
坊馬生駒子未卽附籍俟其經涉寒暑堪任畜牧然後
奏聞欲望今後駒子生卽時附籍以聞庶其盡心養飼
無有所隱又牧馬不給芻粟自逐水草本無闌柵尤籍
軍人放牧防其越逸其兵士欲望簡去老弱別募少壯
者增補詔並從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format.

